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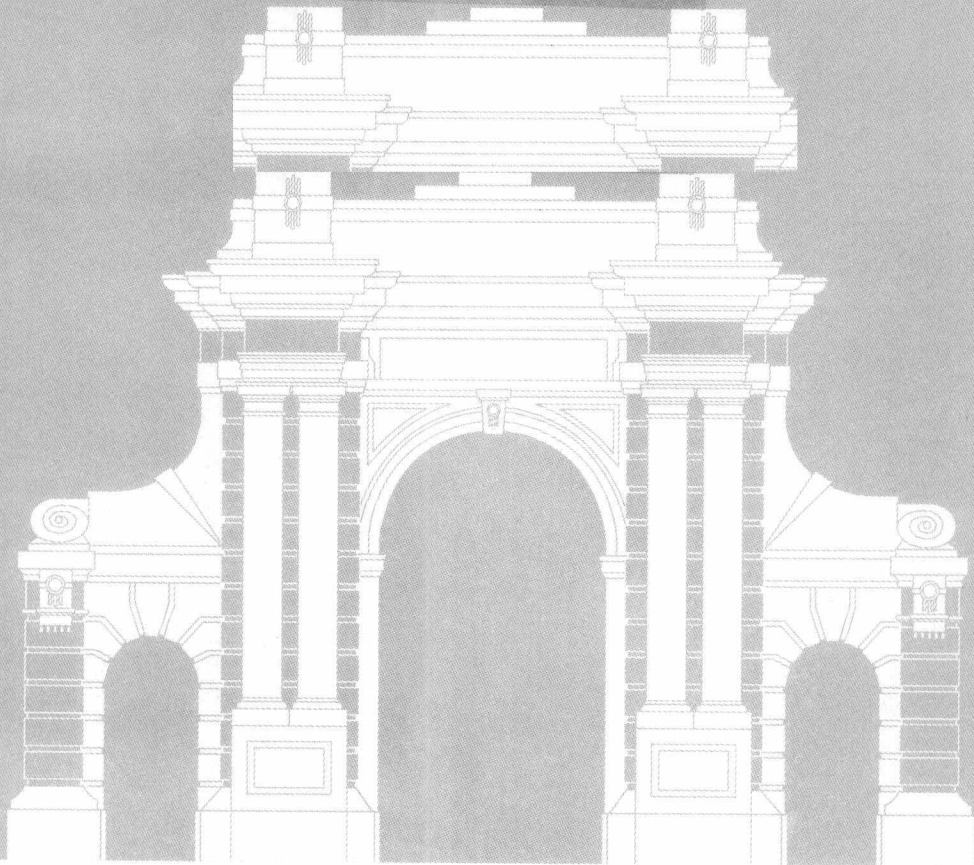
老 | 清 | 華 | 講 | 義

LAO QING HUA JIANG YI

神话与诗

闻一多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老 | 清 | 華 | 講 | 義

神话与诗

闻一多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话与诗 / 闻一多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438 - 6490 - 0

I. 神… II. 闻… III. ①神话 - 研究 - 中国
②古典诗歌 - 研究 - 中国 IV. ①B932②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547 号

神话与诗

闻一多 著

出版人: 李建国

策 划: 李声笑

出版统筹: 莫金莲 廖 铁

责任编辑: 胡艳红

装帧设计: 李 斌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9

字 数: 264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490 - 0

定 价: 32.5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黄冈浠水。著名诗人、学者。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教授。1928年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1932年秋，回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研究内容从唐诗上溯到汉魏六朝诗以至先秦文学，尤其是《诗经》和《楚辞》。抗战爆发后，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讲授《楚辞》、《尔雅》并开始整理《诗经》、《乐府》等旧稿，又进一步研究《周易》、《庄子》。1944年，在李公朴被暗杀后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亦被特务杀害。他对《周易》、《诗经》、《楚辞》、《乐府》、《唐诗》研究的贡献巨大。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十多年（含西南联大），开设的课程中有“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唐诗”、“周易”、“乐府诗”、“庄子”。他的课十分叫座。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我跟

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神话与诗》是闻一多先生的论文集。全书收录了作者 18 篇论文，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神话为中心，对古代文化的考察；二是以《楚辞》为中心，对先秦诗歌的考察。全书以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为理论框架，结合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把神话与诗歌中一些看似孤立的意象串联起来，将散漫的神话片段还原成先民的生活画卷，从而在古代文化和神话研究领域开辟出新的道路。



目 录

伏羲考	/001
龙凤	/060
姜嫄履大人迹考	/064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071
说鱼	/101
司命考	/121
道教的精神	/124
神仙考	/132
歌与诗	/155
说舞	/166
文学的历史动向	/172
“七十二”	/177
端午考	/189
端节的历史教育	/206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210

人民的诗人——屈原 /222
 什么是九歌 /224
 怎样读九歌 /237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253
 廖季平论《离骚》 /270
 匡斋尺牍 /274

目 录

神
话

与
诗

「老
清
华
讲
义」

LAOQINCHUA
JIANGYI

（此区域文字为极淡的印迹，内容难以辨识，疑似为另一页的目录或正文内容）



老清华讲义

LAOQINGHUA

JIANGYI

伏羲考

伏羲考

一 引 论

伏羲与女娲的名字，都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中的。伏羲见于《易·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轻重戊》篇，《庄子·人间世》篇，《大宗师》篇，《胠箧》篇，《缮性》篇，《田子方》篇，《尸子·君治》篇，《荀子·成相》篇，《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二》。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但后二者只能算作汉代的典籍，虽则其中容有先秦的材料。二名并称者则始见于《淮南子·览冥》篇，也是汉代的书。关于二人的亲属关系有种种说法。最无理由，然而截至最近以前最为学者们乐于拥护的一说，便是兄弟说。《世本·姓氏》篇曰：

“女氏：天皇封弟弼于汝永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

此说之出于学者们的有意歪曲事实，不待证明。罗泌《路史后纪》二和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中的论调，不啻坦白地供认了他们所以不能不如此歪曲的苦衷，所以关于这一说，我们没有再去根究的必要。此外，较早而又确能代表传说真相的一说，是兄妹说。《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曰：

“女娲，伏羲（羲）之妹。”

《通志·三皇考》引《春秋世谱》，《广韵》十三佳，《路史·后纪》二，马缟《中华古今注》等说同。次之是夫妇说。《唐书·乐志》载张说唐《享太庙乐章钧天舞》曰：

“合位媧后，同称伏羲。”

据《乐志》，《钧天舞》是高宗时所用的乐章。这里以伏羲女娲比高宗武后，正表示他们二人的夫妇关系。稍后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说得更明显：

“女娲本是伏羲妇。”

此后同类的记载有宋人伪撰的《三坟》书，元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和一些通俗小说之类。夫妇说见于记载最晚，因此在学者心目中也最可怀疑。直至近世，一些画像被发现与研究后，这说才稍得确定。这些图像均作人首蛇身的男女二人两尾相交之状，据清代及近代中外诸考古学者的考证，确即伏羲女娲，两尾相交正是夫妇的象征。但是，依文明社会的伦理观念，既是夫妇，就不能是兄妹，而且文献中关于二人的记载，说他们是夫妇的，也从未同时说是兄妹，所以二人究竟是兄妹，或是夫妇，在旧式学者的观念里，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直至最近，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于是上面所谓可以争辩的问题，才因根本失却争辩价值而告解决了。总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现在将这两方面关于这题目的贡献略加介绍如下：



关于伏羲女娲，考古学曾发现过些石刻和绢画两类的图像。属于石刻类者有五种：

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一石第二层第一图（参观附图）

同上左右室第四石各图（参观附图）

东汉石刻画像（参观附图）

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画像

兰山古墓石柱刻像（以上二种均马邦玉《汉碑录文》所述）

属于绢画类者有二种：

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Astana）墓室彩色绢画（史坦因得）（参观附图）

吐鲁番古塚出土彩色绢画（黄文弼得）

中以武梁祠画像尤其著名，诸家考释亦皆以此为根据。其中讨论得比较详细的，计有瞿中溶《武梁祠堂画像考》，马邦玉《汉碑录文》，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伏羲仓精”之语，既明见于画像的题识，则二人中之一人为伏羲，自不成问题，因而诸家考释的重心大都皆在证明其另一人为女娲。他们所用的证据，最主要的是诸画所屡见提到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或蛇身）之说，与画像正合。总之，考古家对本题的贡献，是由确定图中另一人为伏羲的配偶女娲，因而证实了二人的夫妇关系。

人类学可供给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我并不曾有计划地收集这些材料。目前我所有的材料仅仅是两篇可说偶尔闯进我视线来的文章。

1. 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



上，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之二（仿《东洋文史大系古代支那及印度》第137页插图）



左，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家之一（仿钱唐黄氏摹刻唐拓本。原图左柱有隶书“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封结绳以理海内”16字，此未摹出。）

右，东汉石刻（仿同上《东洋文史大系》第171页插图）



神话与诗

「老
清
华
讲
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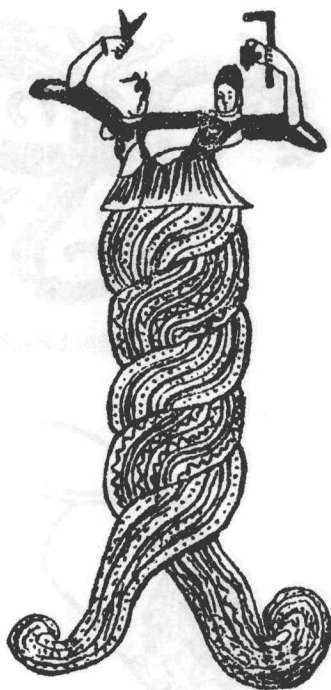
老清华讲义

LAOQINCHUA
JIANG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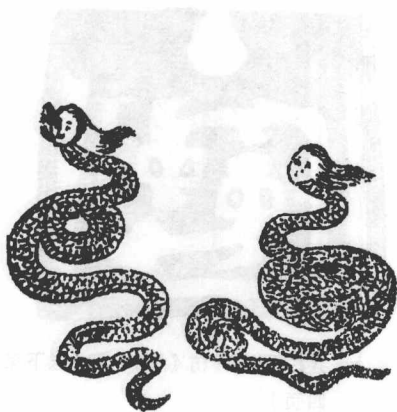
伏羲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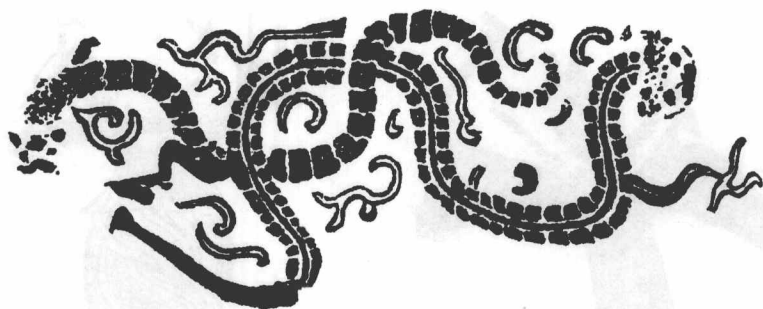
上，重庆沙坪坝石棺前额面像（仿堂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插图。《时事新报》渝版《学灯》第四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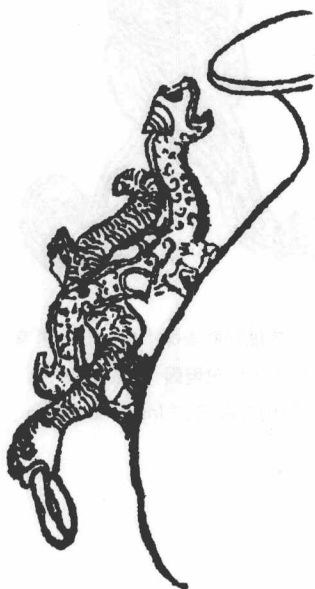
上，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Astana）墓室彩色绢画（仿史坦因〔Aurel Stein〕《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图C ix）



左，《洞神八帝妙精经》画像（左）后天皇君，人面蛇身，姓风，名庖羲，号太昊。（右）后地皇君，人画蛇身，姓云，名女媧，号女皇。（仿《道藏洞神部洞部八帝妙精经》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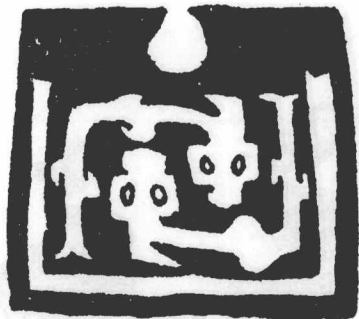
上，新郑出土罍腹上部花纹（仿《新郑彝器》第88页）



上，同上环鼻（仿《郑冢古器图考》卷五，页二十，第二十四图）



上，铎舞花纹（仿叶慈〔W.Parceval Yetts〕《卡尔中国铜器》〔The Cull Chinese Bronzes〕图21）



上，兵古器花纹（仿《邨中片羽》卷下第四页）



2.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新报》渝版《学灯》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又《说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

前者搜罗材料，范围甚广。记录着芮氏自己所采集和转引中外书籍里的洪水故事，凡二十余则，是研究伏羲女娲必不可少的材料。后者论材料的数量，虽远非前者之比，论其性质，却也相当重要。所载瑶族洪水故事，和汉译苗文《盘王歌》一部分，也极有用。现在合并二文所记，依地理分布，由近而远，列号标目如下：

1. 湘西凤凰苗人吴文祥述洪水故事（芮文——《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 156—158 页）
2. 湘西凤凰苗人吴佐良述洪水故事（同上 158—160 页）
3. 湘西凤凰苗人《侏公侏母歌》（同上 160—161 页）
4. 湘西乾城苗人《侏神起源歌》（同上 161—163 页）
5. 葛维汉（D. C. Graham）述川南苗人洪水故事（同上 174 页）
6. 贵州贵阳南部鸭雀苗洪水故事（同上 174 页引克拉克 [Samuel R. Clarke] 《中国西南夷地旅居记》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 West China] pp. 54—55）
7. 贵州安顺青苗故事（同上 169—170 页引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本第 49 页）
8. 同上又一故事（同上 170 页引前书第 48 页）
9. 苗人洪水故事（同上 170—171 页引萨费那 [F. M. Savina] 《苗族史》 [Histoire des Miao] pp. 245—246）
10. 黑苗《洪水歌》本事（同上 173—174 页引克拉克《中国西南夷地旅居记》 pp. 43—46）
11. 赫微特（H. J. Hewitt）述花苗洪水故事（同上 171—173 页引前书 pp. 50—54）

12. 广西融县罗城瑶人洪水故事 (常文——《说文月刊》一卷十、十一期合刊 714—715 页)
13. 广西武宣修仁瑶人洪水故事 (同上 717 页)
14. 汉译苗文《盘王歌书葫芦晓歌》(同上 715—716 页)
15. 云南傈僳洪水故事 (芮文——《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 189 页引维亚尔 [Paul Vial] 《傈僳族》(Les Lolos) pp. 8—9)
16. 云南耿马大平石头寨粟粟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
17. 云南耿马蚌隆寨老亢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
18. 拉崇几哀 (Lunnet de Lajonguiere) 记法领东京蛮族 (Man)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萨维那《苗族史》p. 105)
19. 交趾支那巴那族 (Ba-hnars) 洪水故事 (同上引盖拉希 [Cuerlach] 《巴那蛮族的生活与迷信》[Moeuts et superstitions de Souvages Ba-hnars, Les Mission Catholique xix p. 479])
20. 印度中部比尔族 (Bhil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鲁阿特 [C. E. Luard] 《马尔瓦森林部族》[The Jungles Tribes of Malwa] p. 17)
21. 印度中部坎马尔族 (Kammar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191 页引罗塞尔 [R. V. Russell] 《印度中部的土族与社会阶级》[Tribes and Cast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iii pp. 326—327)
22. 北婆罗洲配甘族 (Pagan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勃特 [Owen Butter] 《北婆罗洲的配甘族》[The Pagans of the North Borneo] pp. 248—249)
23. 同上又一故事 (同上 190 页引前书同页)
24. 海南岛加钗峒黎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引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一期 201 页)
25. 台湾岛阿眉族 (Ami) 三洪水故事 (同上 189—190 页引石井信次 [Shinji Lshii] 《台湾岛及其原始住民》[The Island of Formoa and its Primitive Lnhabitants] p. 13)

以上这些故事, 记载得虽有详有略, 但其中心母题总是洪水来时,



只兄妹（或姊弟）二人得救，后结为夫妇，遂为人类的始祖。3，12，兄名皆作伏羲，13 作伏仪，也即伏羲。18 兄名 Phu - Hay，妹名 Phu - Hay - Mui，显即伏羲与伏羲妹的译音。6 兄名 Bu - i，据调查人克拉克氏说，用汉语则曰 Fu - hsi，也是伏羲的译音。同故事中的妹曰 Kueh，芮氏以为即媧的对音，那也是可信的。除上述兄妹的名字与伏羲媧的名字相合外，芮氏又指出了故事中（一）创造人类与（二）洪水二点，也与文献中的伏羲媧传说相合。这来故事中的兄妹即汉籍中的伏羲媧，便可完全肯定了。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从前是兄妹，是夫妇，是人类的创造，是洪水等等隔离的，有时还是矛盾的个别事件，现在则是一个整个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型的人类推源故事。从传统观念看来，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

以上所介绍的芮常二文，芮文以洪水遗民故事为重心，而旁及于人首蛇身画像，常文则以人首蛇身画像为主题，而附论及洪水遗民故事。前者的立场是人类学的，后者是考古学的。而前者论列的尤其精细，创见亦较多。本文的材料既多数根据于二文，则在性质上亦可视为二文的继续。不过作者于神话有癖好，而对于广义的语言学（philology）与历史兴味也浓，故本文若有立场，其立场显与二家不同。就这观点说，则本文又可分为对二文的一种补充。总之，二君都是我的先导，这是我应该声明的。

二 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

（一）人首蛇身神

人首蛇身像实有二种。一种是单人像，可用上名。一种是双人像，可称为人首蛇身交尾像。后者在我们研究的范围里尤其重要。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交尾像计有七件，如前所列。今就画像的质地分为二类，一是石刻类，二是绢画类。画像中的人物即伏羲女娲夫妇二人，早有定论。但那人首蛇身式的超自然的形体，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意义？它的起源与流变又如何？这些似乎从未被探讨过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试求解答的。

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蛇身的明文记载，至早不能超过东汉。

王逸《楚辞天问注》“女娲人头蛇身。”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

《伪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

《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类聚》二引）

《拾遗记》“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引）

不过《鲁灵光殿赋》虽是东汉的作品，所描写的则确乎是西汉的遗物。

灵光殿是鲁恭王余（前154—127）的建筑物。赋中所描写的是殿内类似武梁祠刻石的壁画。从恭王余到王延寿约三百年间，殿宇可以几经修葺，壁外层的彩色可以几经刷新，但那基本部分的石刻是不会有变动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则其传说渊源之古，可想而知。有了这种保证，我们不妨再向稍早的文献中探探它的消息。

《山海经·海内经》曰：

“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